

回到炸彈現場 細看跌倒瞬間 「軍火庫」重遇暴力記憶

【明報專訊】「記憶，簡直等於你的靈魂。」藝術家梁志和說。悶熱潮濕的立夏，走進金鐘前域多利軍營軍火庫，[亞洲協會](#)香港中心藉成立30周年正在舉辦「續章：香港當代藝術展」。群展結合10名藝術家，部分新作不約而同回應歷史至今的暴力，讓人重新思考社會實況。無論半世紀前的炸彈，抑或昨天跌倒的半秒，記得之後，又如何？

文：劉彤茵

眼前一系列黑白照片拍着天空，似乎平靜，不見異樣。2017年為六七暴動50年，藝術家梁志和忽發奇想，開始根據昔日報章內容，嘗試尋回「當年今日」發生炸彈襲擊的地點，拍下照片。慢慢他改變方向，不止着眼暴動相關新聞，擴大範圍蒐集任何暴力事件，包括家庭糾紛、鄰舍衝突、性侵案至幫派打鬥等，創作《日誌系列》（2017至2020年）相片作品。他發現，昔日報道的方式會更鉅細無遺地描繪暴力事件，渲染血腥：「暴力是我一直關注的東西，從昔日報紙上你會見到更多不必要的描繪，令你感到此等暴力，只是用來被人消費的東西。」

「有次我去找柴灣從前的平房區，現時已經面目全非，乃現時東區醫院一帶。案件有點無聊，說有個人買了新唱片聽，但因為鄰居在『鬥木』，很吵耳阻礙他聽唱片，因而打架及斬傷了對方頭部。」梁志和說得起勁。難得在同一日子，找到同一案發現場，藝術家卻選擇把相機向上，拍攝天空。他解釋：「我想做一種抽離感，去到現場，過了如此久，絕大部分無法辨別任何痕跡，可是理論上，個天空是一樣的。」天空的恆久本質，跟歷史至小人物天天的無常生活，形成強烈對比。而這些生活故事，早已流失在時間長河之中。藝術家四周搜尋，花上力氣追查故事，識別所屬現場，則是他對歷史及記憶的一場敲問。

質疑夠惡就可決定「歷史」

到底，什麼記憶才算歷史？他說：「在一個很大的歷史敘述中，其實是沒有血肉的，這些記憶就是血肉。一些小人物記憶，在大眾之間很快消失，但做此件作品時便回想到，這些記憶對他們或家人來說，可能是一生一世的。」1967年9月某日，沙嘴道運動場發現一枚炸彈，50年後的一天乃藝術家母親生日，本年的同日則為社運燃燒時。在此平行世界，天空仍是無兩樣，被記錄下來的歷史截然不同。對他而言，無論是歷史抑或個人記憶，均是一種選擇，所以他一直對歷史抱有質疑：「如果那個人夠『惡』，他說這是歷史，就是歷史。作為香港人，自然很抗拒用一個很大的罩，斷定什麼應該被記錄、被關注，因為這關乎權力。」

歷史為梁志和一直探索的題目，他亦不下一次就六七暴動創作，前作包括《香港女伯爵》（2016年）、《弟兄》（2015年）等。他指這是一個重塑歷史，嘗試投入當中的過程：「因為我是1968年出生的，六七暴動期間媽媽已經懷着我，我跟此時空重疊，現實上卻沒有連繫，令我想補充那個既存在又不然的空白。」作品《香港女伯爵》為一件裝置作品，由一套中學校服、黑膠唱片及5毫硬幣組成。黑膠唱片轉動時，連接着的衣架及校服便左右搖擺。作品以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妹妹曾勵予故事為素材，她當時就讀庇理羅士女子中學，為一名因政治立場被打壓至停學的學姊理論及籌款，更被指觸犯法例被捕及判囚。唱片播放差利卓別靈執導最後一齣電影《香港女伯爵》（1967年）的主題曲This is My Song，跟現實中的人物引起一些國族身分、生活掙扎的對照。從記憶與歷史中，他抽出一些共同情感。

事實不能取代記憶

「什麼政治立場的新聞我都會看。在某些政治氣候之下，人被不同的政治語言來描述，但講真一個十幾歲的人，我信他一定有感情。當有強權施行暴力及高壓的行為，旁觀者自然會有一種情緒反應，作品或更是關於這些記憶流露的情緒，完全可以connect（連繫）到現在的後生仔。」梁志和續道。現時經常出現口述歷史計劃，因應近大半年來社會運動，網上亦出現許多記憶、資訊、「真相」的碎片。他認為考證歷史很重要，記憶亦不能代表事實，反過來事實亦不能取代記憶。就算有人記錯，他認為「在感情層面上，記錯不是錯與對的問題，因為這只表現一個人對於過去的取捨，除非有人用錯的記憶，獲得更大權力」。除《日誌系列》，梁志和今次另創作影片《我的混亂日記》（2020年）、聲音作品《五十年》（2020年），後者親述約50年前的暴力事件，加入更多個人感受。主動的思考，感性的介入，是記憶的一次修行：「如果我們不能捍衛自己的記憶，人的生存空間，會變到非常狹窄。」

誰令他們跌倒？

相對於梁志和的歷史穿梭，年輕藝術家莊偉則捕捉跌下來的一瞬間。穿過展廳，立即被作品Falling Carefully（2020年）的3個人偶雕塑吸引注意。身在柏林的莊偉，於網上接受訪問時說：「跌倒，每個人都試過，但跌倒的人為何成為新聞？」莊偉不時以行為藝術創作，2016年作品Falling Exercise，從一群人跌下後，人疊人再分開的動作，探討個體及群體關係。今次作品望呈現世界各地局面，誘發出個人的無力感。他在搜尋器找尋跌倒的圖片，發現大部分顯示的圖片都攝於示威現場。他抓緊這個公共領域中的失重狀態，繪下跌倒一刻的人物：「一定有個外在的力量令示威的人跌倒，這些力量抽象來說，其實來自政府或社會，可是我沒有畫出來。因為世界各地正在抵抗的，往往是制度暴力，多肉眼未必見到的。」

不知你有否試過，跌倒一刻覺得時間特別慢，慢到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跌倒，然而，當你想阻止時，就已經跌下了。莊偉對英國哲學家約翰·洛克一個說法尤感興趣，他曾討論一個人站在橋上，如果橋倒塌，他也無可避免地墮下，其動作不受身體及意志支配，即墮下的動作是非自願的。莊偉則質問此個情況，跌倒一刻我們可以重奪部分主權嗎？他說：「我們將會不斷跌倒，falling carefully可能是一個提醒，一個心願。跌有時是沒法控制的情況，但過程中的掙扎，就是自由的表現。」看似悲觀，莊偉解釋展場內3個人偶雕塑，均是藝術家本人的模樣，正在跌倒卻卡在一起，不上不落。他笑笑說：「這個凝固的狀態中，明明大家都在跌倒，但其實沒有，亦在支撐對方，當中或可找到一種團結。」

世界未癒，香港未止，展覽主題為「續章」，不如稍稍想像未來，場內另一藝術家覃小詩的作品，可能跟所謂未來最有明顯的關係。她喜歡研究末日論者如何實際為末日做好災害預備，場內多媒體作品《若問夕陽（末日預備計劃）》（2020年）循環放映着影子戲，一方面拍到一些過往真實災難現場的物件，一方面記錄藝術家在廢墟中，展開貌似徒勞的末日練習。身、心、靈的瘡疤都被牢牢記住，亦知曉未來將繼續受傷，要不逃走，要不反抗。作品兩旁掛着日本作家宮澤賢治的詩作《不怕風雨》摘錄，但願輕輕作為寄語。

「續章：香港當代藝術展」

日期：即日起至9月27日

時間：周二至日上午11:00至晚上6:00；

每月最後一個周四延至晚上8:00；逢周一休館

地點：金鐘正義道9號 [亞洲協會](#) 香港中心

門票：免費

查詢：2103 9511

網址：asiasociety.org

編輯/蔡曉彤

美術/ SIUKI

電郵/culture@mingpao.com